

## 常德路上裁缝小铺 朱师傅一坐几十年



朱师傅身后一块广告牌上，罗列了他的业务



常德路、武定路口，周边这些年变化很大



朱师傅工作中

□晨报记者 姜天涯 顾箬 韩小妮

在上海的弄堂口，有一群裁缝爷叔。过去，他们是生活的必须。逢年过节，买块布匹，做一身新衣裳。现在，找上门的常是缝缝补补的活儿。虽然平常不会想起，但需要的时候可能还得点评上找找。常德路武定路口，裁缝朱师傅带着这里独有的气质，一坐几十年。

“一般人家要给我拍小照，我不给伊拍喔，拍就赶了跑。”朱师傅埋头踏着缝纫机，眼镜滑到鼻尖却目光如炬，敏锐地察觉到手机镜头正对着他，轻描淡写地开了句玩笑。

“此地依手机上查得到的。”他头也不抬，慢悠悠地说道，“我此地有个特点，从早上8点摆到晚上9点。”

他的缝纫铺在常德路、武定路拐角的弄堂里。果然，网友在大众点评上给他建了个条目：“缝补小店”。有人评价说：“夫妻老婆店，开了好多年了。一楼进出口放着架老式缝纫机，各种配件、零碎堆放着，承接减裤脚、改大小、缝补、修拉链……”

二十年前，朱师傅夫妇刚来做裁缝时，武定路上

是马路菜场。斜对面静安枫景苑那里还是一片老房子，裁缝铺就摆在一楼的门面房里。

“所以我此地多数是老客人。”他说，“有的人搬到老远，浦东、松江、闵行……特地跑过来。”

城市不断更新，常德路现在是一条车水马龙的六车道大马路。马路对面的工地传来敲打声，相信很快就会有高楼拔地而起。而武定路上开出了十多家风格各异的酒吧、餐厅，如今是城中的“新老外街”。

外国人路过街角，成了朱师傅的新客户。

“我这里外国人生意大概占20%。”他说，“现在交流也方便，伊拉想讲啥，手机上翻得出中文的。”此刻，他正在给一只旧布包的肩带拷边，据说是一位外国女士拿过来的。

“伊寻了我两趟了，本来不想帮伊弄的，烦。昨天夜里已经弄了一个半钟头了。”他说。

肩带磨损得厉害，毛毛拉拉地露出了白色的衬里，缝补起来很麻烦。不知为何，包的主人却对它特别钟爱。

早年朱师傅还帮人做衣裳，这两年不做了，专注于缝补修改。他解释说：“现在做一条裤子一百多块，买条裤子只要三十多块，依哪能讲？”

成衣便宜了，生活节奏也快了，有些人来改衣裳，竟然就忘记拿回去了。有次，一位客人请他改条裙子，足足隔了三年才想起过来拿，说是之前出国去了。时间隔得太久，客人的身材都变了。“伊讲我衣裳改大了。我讲：三年前，依肯定比现在胖。但是没办法，我只好再改一趟。”

“前后总共改了两趟，收一趟钞票。”他笑笑说。如此健忘的客人还为数不少。朱师傅搬出一个大箩筐，里面全是被遗忘的衣裳。

他说：“喏，这条裙子还是新的，放在此地三四年有了。”

“这件羊毛衫钞票付脱了，一直没来拿。”他一边翻拣，一边回忆衣服的“身世”，“钞票付脱的少，所以这件我记得的。”

大多数衣服都是先改后收费。“人家讲：‘我裤子放依此地，依怕我跑脱啊？’结果白改了。”

“我仓库里厢还有三只箩筐，衣裳加起来一百件有的，辰光最长的大概有十年了。”

“老讨厌噢。”朱师傅发出感叹，“放了占地方，丢又不好丢。万一人家来拿呢？”

【江宁文博钩沉】

## 新闻路上八角楼 收藏家身后不留一物

文章正元

“

在新闻路1321号有一幢四层西式钢筋水泥结构的住宅楼，坐落在一个中式花园里。花园由一道月洞门和花墙隔成内外院，外院里4棵高大的广玉兰挺拔非凡，内院北侧有一幢方方正正的4层钢筋水泥建筑，朝南的正门有立柱和雕花，楼上有宽大的阳台，这便是刘晦之建于1933年的私人寓所；南侧有一座标准的中国传统复兴式建筑风格的八角小楼，是刘晦之专门存放收藏品的地方，曾名小校经阁。

小校经阁建筑面积214平方米，二层砖木结构的八角楼飞檐式楼台，墙面装饰花纹类似中国古代窗花并有如意形花纹。房顶由琉璃瓦铺就，每只屋角上饰以各种吉祥小动物，现在虽然吉祥小动物和琉璃瓦已追随岁月而去，可绕楼四周的围栏和石阶看上去依然清晰可辨。底层屋檐翘起，下有斗拱。这是目前上海滩仅存的传统式私人藏书楼旧址了。

住宅楼及小校经阁的主人刘晦之（1879-1962），名体智，号善斋老人，安徽庐江人，出身于晚清一个重臣之家。他的父亲是清末淮军重要将领、李鸿章的心腹之臣、四川总督刘秉璋。由于刘秉璋和李鸿章是深交，两家前后又结了好多门亲家，所以刘晦之从小就在天津李鸿章家的私塾和李家的孩子们一起读书，也有幸饱览了李家的许多秘不示人的典籍和收藏品。有了这个缘分，刘晦之住所庭院里的4棵广玉兰，据说是从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的花园里移植过来的。

1896年，刘晦之进京与清廷大学士孙家鼎的女儿完婚，在晚清朝廷中任过户部郎中、大清银行安徽总

办。1919年，刘晦之出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，十几年后，刘晦之当上了中国实业银行的总经理。总行也随即迁到了上海，在现今北京东路、虎丘路口，造起了雄伟的中实银行大厦。后来，他辞去银行职务，躲进他的小八角楼从事文物收藏了。

刘晦之的文物收藏堪称一流，曾将其藏品印行过10种目录，其中《善斋吉金录》28册和《小校经阁金石文字》18册最为著名。刘晦之的大量龟甲骨片和400余件青铜器的收藏，世间罕有。其龟甲骨片的收藏就达2.8万余片。据文物部门统计，我国现存的龟甲骨片总共9万余片，而刘晦之差不多占了三分之一。1936年，刘晦之深知郭沫若博学多才，请人将龟甲骨片拓出文字，集为《书契丛编》，分装成20册，托中国书店的全祖同带到日本，供郭沫若研究、著书。郭沫若见后叹为观止，从中挑选了1595片，先期研读考释，并据此著成了甲骨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巨著《殷契粹编》，在日本出版。郭沫若在序言中感叹道：“刘氏体智所藏甲骨文之多而未闻，殆为海内外之冠……更允其选辑若干，先行布布，如此高谊，世所罕遇。”感激之

”

情，发自肺腑。1953年，刘晦之将全部龟甲骨片捐献给国家文物局，同时捐献的还有两千余年的唐代乐器大小忽雷（二弦琵琶），后转藏故宫博物院。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将其又重新墨拓了一遍，拓本提名《善斋所藏甲骨拓本》。

小校经阁还以藏书著名，藏书达10万册之巨，以明清精刻为主，亦不乏宋元古本。至新中国成立时，尚有宋版9部、各地方志一千余部，善本达1928册。这些书籍分装在500只特制的书箱里，打开书箱箱盖，上面罩了一层细细的铁丝网，这是为防老鼠钻进去而特制的。其中，刘晦之为把《四库全书》依目录统统收齐，收不齐就借来抄录副本，并将所收书的原刻本，统统恢复旧貌，因此在小校经阁里，常年雇着十几名抄书、校书的工匠，书山书海，忙个不停。1951年，刘晦之将所有的藏书连同那500只箱子，以及上古三代及秦汉时期的兵器130件，分装20个箱子，全部捐给上海市文管会。为此，陈毅市长曾颁发嘉奖令，表彰他的爱国精神。

刘晦之认为：“人生若是失败，最大的失败，必定是做人的失败。”他一生以“多做好事，与人为善”为准则，也许这就是他成功的秘诀。刘晦之逝世于1962年，生前几乎所有的藏品都捐献了出来。还有一批古墨古砚捐献给安徽省博物馆，该馆为之特辟“中国历代古墨陈列室”。像这样身后不留一石一木，倾其所有奉献社会的精神，在私家收藏史上将流芳百世。

（内容摘自《静安文博钩沉》）